

現代文學叢刊

迷途

劉大杰譯

中華書局印行

刊叢學文代現

Tolstoy: Master and Man

途迷

著泰斯爾托

譯杰大劉



行印局書華中



原 著 者

Leo Tolstoy

譯 者

劉 大 杰

出 版 者

吳 叔 同

印 刷 者

上 海 華 書 局
中 華 書 局
上 海 華 書 局
中 華 書 局

發 行 者

上 海 華 書 局
中 華 書 局
上 海 華 書 局
中 華 書 局

現代文學叢刊 迷途 (全一冊)



上海實售中儲券九十六元

(郵運匯費另加)

小序

這本書裏面所收的三篇小說，無論那一篇，都是代表那個作家的個性和他的作風的。五月之夜裏面所表現的諷刺，正是哥果爾筆下特有的諷刺。在迷途裏是充滿了托爾斯泰的人生哲學和藝術哲學的。這篇小說的主旨，即所謂「愛在神即在。」並且在我讀過的許多托氏的小說裏講到描寫，這篇要算極其細緻的了。至於庫卜林，凡是讀過他的決鬪，生命之河，神聖的戀的人，都知道他是一個熱情的讚美者。而他這一篇柘榴石的手釧，尤爲謳歌空想的熱情的戀愛的模範。他對於戀愛的態度和沙寧的作者阿爾志跋厥夫是不同的。前者是讚美空想的戀，後者是暴露空想的戀的，所以在庫卜林的神聖的戀，電信師，奇妙的機會，猶太女等作中的主人公，都是一些神祕的空想的戀愛家。像柘榴石

的手釧這一類的東西，在俄國作家的作品裏，是很少見的。俄國文學史的作者山內封介氏，曾舉這一篇爲庫卜林短篇小說中的代表作。他那種哀豔的細緻的寫法，確是很能打動讀者的心靈。第一篇譯自C. Field的英譯本，第二篇譯自萬人叢書本，第三篇譯自Leo Pavolsky的英譯本，然而在這三篇中，曾參照米川正夫，昇曙夢，小松原雋諸氏的日譯本，修改了好幾個字。因此，在這本書裏有幾處與英譯本不能盡同的地方。

二十年六月於上海

迷途目錄

小序

迷途（托爾司泰作）·····	1
石榴石的手釧（庫卜林作）·····	109
五月之夜（哥果爾作）·····	115

迷途

托爾司泰作

一

這是一八七〇年冬季，聖尼可拉節的第二天。在這一區是一個節日。教堂裏的司事瓦西利（他也是第二公會的一個商人）不得不在家裏，並不僅僅是因為非到教堂裏去不可的原因，但是，他得招待他的一些親友。現在，他的客人走盡了，他可以預備去訪問一個鄰近的地主，爲的是要去購買那個地方的森林，這森林他已經交涉過長久的時間了。他很急忙地預備動身，因為他恐怖這城市裏有別的競買者，會把這有利的賣買，從他的手裏奪去。這年青的地主，對於這座森林，只索價一萬盧布，瓦西利已經還了七千——七千盧布只抵得這森林的價值的三分之一。如果他不是聽說政府的森林承辦者也想來處理哥維亞

森林的話，或許他還可以同那地主爭爭價錢的，（因為這個森林是在他自己的區域裏，在這地方的商人和他之間，曾立有一個協約，在本區裏，不得互相出價競買一種產業。）所以他決定馬上到那裏去，把這件事告一個結束。宴會一完，他便從堅牢的箱子裏，取出七千盧布來，再從教會的基金裏（他積蓄起來的，總數有三千餘）取出了二千三百，細心地數了一遍。於是他把這些錢，放到他的懷中簿子裏，預備動身。

在那天瓦西利的僕人中，尼紀達是一個唯一的沒有飲酒的人，他去牽了馬來。他這天不飲酒的原因，是因為他從前是個酒徒，但是當聖誕節的前幾天，他為飲酒把衣服和皮鞋都當光了以後，他突然地戒酒了。當這第二個月的時候，他一點酒也不喝了。就是在現在這個良辰佳節的幾天裏，不管在各處飄蕩的酒香是如何的引誘，他仍是守着戒酒的原約。

尼紀達是一個來自鄰近的村莊的年約五十歲的農夫，有人說他不是一個家主，他生涯的大半，是和一些人過去的。他做工的巧妙勤勞和多力，以及他的親切的快活的性質，到處都受人敬重。但是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他不能長久地做着工，一年總要換兩三次，因為他老是飲酒，飲起酒來，不僅把他自己的東西，當得一個精光，並且，喧嘩吵鬧，令人生厭。瓦西利也辭過他好幾次，但又時常去僱他回來，因為他在店中做事誠實，善於照料家畜，最要緊的，還是因為他的工資便宜。實際，瓦西利給他的工資，一年不到八十盧布——像一個他那樣的工人，實價是要八十的——只給他四十。加之，就是這麼少少的幾個錢，也是不規則地零星地付給他，大半是不給他現款，只是用他自己店子裏的高價的貨物相抵扣。

尼紀達的妻，叫做瑪霞——是一個粗暴的曾有過一點容貌的女

人——她就和一個男孩和兩個姑娘在家裏住着，但是，她從不叫她的丈夫回家去看看她。第一個原因，是他和一個桶匠相好，同住了二十年（他原是一個遠村的農夫，移居到這裏來的），第二，因為她雖說當她丈夫清醒的時候，能够向他求歡獻愛，她仍是怕他酒醉的時候胡鬧。好比，有一次他在家中吃醉了酒，好像他找了一個報復他的妻子，當他清醒時候，她欺凌他了的機會，他打開了她的私箱，把她的頂好的衣裙取出來，放在一塊木板上，用斧頭砍得粉細了。但是他所有的進款，是全部交給瑪霞的，對於這一點他從沒有表示不願意過。實際，在節日的兩天前，瑪霞曾坐車到了瓦西利的店子裏，她的丈夫給了麵粉，茶葉，砂糖和幾斤酒，共值三盧布，另付五盧布的現款——對於這些東西，瑪霞非常感謝瓦西利，以為這是他特別的好意，其實，瓦西利在尼紀達的賬上，至少也要寫成二十盧布了。

『在我倆之間需要什么合同嗎？』瓦西利對尼紀達說。『因為你有工錢，你要什麼東西就拿去罷。我不像其他的商人一樣，做許多苛刻的事——好比拖欠人家的錢，詳論賬目，打折扣，及其他種種的事。我和你可以互相信用，只要你替我好好地做事，我決不會使你失望的。』

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瓦西利真的相信他是善待了尼紀達，因為他說話是說得那麼動聽，並且在他的堅決裏，他們是那麼地擁護他，尼紀達及其他的人，就是他自己也愉快地覺得他沒有欺騙他們，只是真實地加惠於他們的。

『是的，是的，我了解你，瓦西利老爺！』尼紀達回答。『我完全了解你，我好像替我的父親一樣地，替你好地做工罷。』

雖說尼紀達並不是完全不知道瓦西利的欺騙他。他只覺得去同主人理論，也是毫無用處，並且他覺得另外謀事也很難，倒不如忍耐一

點，賺到這幾個錢也就算了。

所以，當主人吩咐他備馬的時候，尼紀達帶着平日的愉快的溫和的態度，和他那稍稍蹣跚的腿子的平日昂昂的大步，走向馬廐裏去，在牆壁的釘上，取下各種各樣的馬具來，到馬廐裏，那匹要用的馬，正站在那裏。

『喂！喂！你疲勞了嗎？我的好馬！』那匹適當的中樣的尾部稍低的褐色的小馬，孤獨地站在馬廐裏，歡迎地低鳴起來，同他招呼，尼紀達這麼回答。

『不要忙！不要忙，你急於要走罷，』他接着說：『但是我首先得給你喝點水。』他時常對馬說話，像對一個能懂得言語的東西一樣。他用衣服拂着那雖是有灰塵的擦傷了的然而又是很肥澤的馬背，他在那年青漂亮的馬頭上，上好了籠頭，理好了耳邊和頭上的叢毛，下了口線，

引它到外面去飲水。馬慢慢地一走出了屎尿堆滿了的馬廄，就活潑起來，跳起後蹄，裝着要踢那個同它到水槽旁面去的尼紀達。

『不要俏皮，不要俏皮，小東西！』尼紀達喊道。他深知他的小馬是用心地只用後腳踢他的油膩的外套，並不踢傷他的——關於它這種本事，尼紀達特別欣賞。因為它喝飽了冷水，它站在那裏動着它那強壯的濕嘴唇的時候，鼻子裏呼着氣。從嘴唇的柔毛上，一滴一滴的明亮的透明的水珠，不止地吊回到水槽裏去。於是，它靜靜地站了一刻，像在想什麼事情似的，突然地高鳴起來。

『你不喝了。好的！你就想喝我也不給你了。你無須要求了。』尼紀達帶一種極其莊嚴的精確的態度，對着棕色馬說明他的舉動。於是，他牽住那活潑的年青的馬的籠頭，急回到馬廄來，馬在院子裏走過的時候，老是踢，老是鼻子呼氣。沒有一個工人在那裏，只有一個女廚子的丈

夫，他是從別一個村莊裏，特來過節的。

『進去一下，好不好，小朋友！』尼紀達對這個人說。『去問問老爺看，要我預備那張轎車——要大的，還是要小的。』

那個人走進屋裏去了（一個鐵屋頂，築在一塊高地上的屋子）。過一刻兒，他回來說，老爺要用小車。這時尼紀達已經套好了頸圈，放好了鑲着黃銅的鞍褥。一隻手拿着有彩色的韁，一隻手牽着馬，走向那底下放着兩張轎車的茅棚去。

『要用小的，那末就用小的。』他說了，就把那伶俐的小馬，引近那轎車的橫棒（這時候馬裝着要咬他似的），借着女廚子的丈夫的幫助，將馬套上轎車去。什麼都預備好了，只剩一根韁繩沒有放上去的時候，尼紀達叫那個人到馬廐裏去拿點麥桿，到倉庫裏去拿一塊粗布來。

『那末，好了！』尼紀達一面說，一面將那個人拿來的新割的麥桿

鋪進轎車裏去。『但是，你不要慌（對馬說），你不要這樣豎起你的兩耳來！如果把麥桿這麼鋪着，上面再蓋着粗布。那末，坐在上面，一定很舒服的。』他一面說，一面這照樣做，把粗布的邊緣，壓進坐位四周的麥桿的底下去。

『謝謝你，好朋友！』他對女廚子的丈夫說。『兩個人做事，到底比一個人做得快些。』於是，他扣住韁繩，坐上車臺，驅着這匹急於要走的駿馬，橫過院子裏凍了的馬糞，走向前門去。

『尼紀達叔叔！尼紀達叔叔！』一個七歲的小孩子，從門廊慌忙地跑到院子裏來，在他的後面發出尖銳的聲音。他穿一件短的黑皮外套，新的白皮鞋，戴一頂舒服的帽子。『讓我也坐上去！』他一面跑，一面扣着外套，這麼請求地說。

『好！好！那末，到這裏來，少爺！』尼紀達說着，把車就停住了。他很

興地把主人這個蒼白的瘦弱的兒子抱上了車，車子就走到街道上了。那正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候，寒暑表降到十度，凍得很厲害。天氣陰慘，而又有狂風，天空的大半，掩了低垂的陰暗的雲霧。在院子裏，還算平靜，但一到街上，風就狂吹起來，雪從鄰近的倉房的屋頂上吹了下來，在浴室附近的角落裏，打着渦卷。尼紀達幾乎不能把馬向着階段地回轉頭來，停進門去，瓦西利嘴唇裏銜一枝香煙，穿一件羊皮外套，緊緊地低低地結了一根帶子，走出門來，站在積着雪的高高的階段上，他走的時候在他的皮鞋底下，發出沙沙的聲音來。

把香煙最後地吸了一口，他把那煙頭子拋在地上，用腳踏熄了。於是從口髭裏吐出白煙來，眼看着那匹又走進門來的小馬。他翻轉他外套的衣領，一面可以兩邊保護他的臉（因為除了口髭以外，他的臉是剃得乾乾淨淨），一面不致於因呼吸而污損衣領上的毛。

『哦！你還在這裏，小傢伙！』他看見了他的兒子坐在轎車裏，這麼大聲地說。瓦西利今天同客人喝了一點酒，稍稍有點興奮。所以，對於屬於他的一切和他做過的一切，他比平常都更感覺滿足了。這個時候，這個他打算把他做承繼人的兒子的樣子，當他站在那裏，眨着眼地露着長牙地看見他的時候，給與他一種最上的滿足。在門廊裏，瓦西利的蒼白的瘦弱的夫人，站在他的後面，她叫做瓦西利亞。她是懷了妊的，從頭至肩，包着一條毛圍巾，所以只可以看見她的兩隻眼睛。

『你把尼紀達帶去不好些嗎？』她說着，膽小地從門廊裏走出來。瓦西利沒有回答，但只憤怒地蹙着眉，好像總有點不高興她的話他用腳輕打着地。

『你瞧，你帶着這許多錢出去，』她帶着同樣擔心的聲調接着說。『另外，天氣還會變壞呢！』